**對數字正確的認識**

老王去世了，我是看報才知道的，他和我當年是大學商學系的同班同學，畢業以後，兩個人都成了億萬富翁。我們常常見面，有的時候也免不了會互相吹捧一番，畢竟有億萬家產的人也不多。

老王說我和他有一個共同的特徵，那就是我們對數字非常敏感，因此我們會感覺到美國利率可能漲，澳洲幣值可能跌，我們更會知道我們設廠的時候該投多少資金下去，該向銀行貸多少錢。說實話，這些事情，多少要靠一些天份，我常看到一些人僱用了大批所謂的財務專家，使用了大批的電腦程式，我和老王就憑我們的經驗和直覺，輕而易舉地打敗了這些號稱專家所用的電腦。

老王最近很少和我們見面，聽說他已失去興趣賺錢了。我仍在忙自己的事業，沒有時間去問他是怎麼一回事。

老王的追悼會由他兒子辦的，我和我太太坐定以後，發現禮堂的第一排留給家人坐，後面的兩排卻寫了「恩人席」，我左想右想，想不通老王有什麼恩人，像他這種賺大錢的人，該有個「仇人席」還差不多。

典禮開始以前，一輛校車開到了，幾位老師帶了一些學生下車，老王的兒子趕緊去招待，令大家不解的是：這些老師和學生大刺刺地坐進了恩人席。

謎底終於解開了，追悼會中最有趣的一段，是老王生前的錄音，他在病榻之上，將他晚年的故事錄了下來，我現在就我的記憶所及，將老王的敘述記錄如下：

「一年以前，我有一天在台北街頭等路燈變綠，忽然發現一個小孩子糊裡糊塗地穿越紅燈，一時交通大亂，一連串汽車緊急煞車的聲音，將那個小孩子嚇壞了，可是他好像仍要往前走，我只好衝上去將他一把拉了回來。孩子緊緊地拉著我的手不放，我問他名字，他說了，可是問不出來他家在那裡，我和我司機商量的結果，決定帶他到附近的派出所去。派出所的警員告訴我，有一所智障中心曾打電話來，說他們有一個智障的孩子走失了，他們有他的名字，比對之下，果真是他，我打了電話去，告訴負責人孩子找到了。那裡的人高興極了。孩子仍拉著我的手不放，我反正沒有事做，決定送他去。我從此變成了這所智障中心的座上客，我常去智障中心，也是出於自私心理，我們這種有錢人，一輩子都對別人疑神疑鬼，有人對我好，我就會懷疑他是衝著我有錢來的，惟獨在這所智障中心，孩子們絕對不知道我是何許人也。最令我感到安慰的是，中心的老師們也把我當成普通人看，去中心做義工的人不少，很多人顯然認出了我，可是誰也不大驚小怪。

我發現這所智障中心雖然有政府的補助，可是開銷極大，因為要請很多老師的原故，我決定送一筆錢給他們。沒想到那位負責人不肯拿這麼多錢，他說需要錢的公益團體非常多，他的原則是不要有太多的錢，因此他只肯收一半，他勸我將另一半捐給別的團體去。

對我來講，這是第一次知道有人會感到錢太多，我過去從來沒有這種想法。

有一天，有一個小孩快樂地告訴我，他們種的盆栽都賣掉了，我順口問他『每盆多少錢？』，這個小子居然說『一塊錢』，旁邊的一個老師很難為情，他告訴我，這些孩子的智商都在四十左右，大概是幼稚園程度，他說很多智障的孩子一臉聰明像，有時看不出有任何問題，最好測試的方法就是問他有關數字的問題，不相信的話，可以問他年齡，果真這孩子說他現在三歲。

那位老師又說『王先生，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這樣對數字有觀念，這個孩子固然對數字似乎一竅不通，就以我們這些人，其實也都不知道怎樣賺錢。人家捐來的錢，我們只會放在銀行裡』。

當天晚上，我的總經理給我看我們最近的業績，我在一個月之內，又賺了幾百萬台幣，我賺了這些錢有何意義？我開始懷疑起來。

對一個沒有什麼錢的人來講，賺錢可以增加安全感，對我而言，可說是毫無意義。像我這種年紀的人，還要不斷地再賺幾百萬，居然有人說我對數字有概念，我覺得我對數字才真是毫無正確的認識，賺了這麼多錢，還要拼老命賺錢，我覺得我和那些智障兒，其實沒有什麼不同。

我惟一的兒子很有出息，不需要我的財產，我留了一個零頭給他，其餘的錢，我成立了一個基金會，所有的財產都進入了這個基金會，專門做慈善工作。當年我從社會上賺的錢，又回到了社會。我自認我現在對數字有正確的看法了」

追悼會完了以後，我和我太太走回汽車，車上的大哥大響了，我的總經理很高興地告訴我，香港的一筆生意成交了，我又賺進了一千萬。

車外是個萬里無雲的大好天，氣溫一定在攝氏三十四度左右，我的司機小李是在墾丁那一帶長大的年青人。我忽發奇想，問他「小李，你想不想去海水浴場游泳﹖」小李嚇了一跳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我索性告訴他，我今天不上班了。他可以痛痛快快的游泳，小李左謝右謝，他說他要將我們送回家以後，就開機車去淡水，我可以想像得到這個小子穿著汗衫短褲騎機車神氣的樣子。

我請小李停車，太太被我拉下了車，我要和她輕鬆地找一家飯館吃午飯，小李受寵若驚地要離開以前，我敲敲前面的車窗，提醒他他的游泳褲就放在車子前面的小櫃子裡，我早就發現這件事，所以我才知道小李是個游泳迷，隨時隨地想找個機會去游泳。小李被我發現他的秘密，非常不好意思。

我和太太找了一家吃牛肉麵的地方，老板問我們吃大碗﹑中碗或是小碗，我們都點了小碗，再加了一盤小菜。我太太說「老頭子，麵只能吃小碗了，錢卻要拼命地賺，我問你，我們賺這麼多錢有什麼用？連吃都吃不下了」我不理她，她知道我要怎麼處理我的財產，我和老王一樣，對數字都有正確的認識，我會正確地處理我賺來的錢，錢從那裡來，就應回到那裡去，我總不能被人笑成了智障兒。